

注意●注意
利便各界
解決痛苦
李恩榮

一師南調後，彼等未防之而去，遂致失敗。流落任烟，饒幸李連發及在濟事界要人，均臨高參觀，並致歡辭，轟然飛上，高度達三四千米之間，戰術力極偉大，三餘千米速，且能增加速度，擊殺觀者均認為滿意，據報疑說：「德國開倒車」亦得獎

獲「巴里采」獎金名單
（紐約通信）紐約世界日報社長已早先遊世後，所立之新聞獎金，一九三三年得獎金，則開獎金如下：

(一)美國風聲囂囂美聯社經理，因作林士幼子被綁架之報告，自被綁起直至發現屍體止，中間並無遺漏，成績斐然，獎獎金一千元

(二)美國丁撒斯明星報本年駐門、及哈非三君，因成巴伯德與各得考查費美金一千五百元，(七)加州加品特城萊達巴拉學學校生第蘭田擅長音樂天資聰穎，尤為本年度音樂成績最好之學生，以優大亦將領得有獎金一千五斷絕，相逢於有日，限爾出卜算子
曲斷斷蓬子，小閣深迴互。
昨夜幽夢花枝地，夢到雙樓。
春寒別時花瘦，連臂解芳綰。
青鳥來時為探看，點至下

思師樓隨筆

豹
全

古所謂作善降福。作不善降禍。於理則然。然事實偉不如是。善人罹禍者每有之。劉兒極惡之人。乃有富貴者。惡人不死者。此謂變常。變者變其常而已。不謂理也。實則因果律不可逃。作惡者必不獲福。於其身者。則於其子若孫。一似冥漠之中。有爲之振焉者。此古之君子。所以不敢動邪思於閭室。而何有於出爲瘼於人。今則不然。無惡智。惟利之取。他無所恤。視作惡爲理所當然之事。故小人不充於世。以千名。爲不德而逢禍。其善良有可思者。無足重輕之事。故小人充於世。以千名。爲不德而逢禍。其善良有可思者。七年間。當統轄廣州市政之日。小懲軍餉。大舉開投所購公產。所爲無理。非於強盜。賊民之罪。播惡難數。在上者既以奸狡爲當世倡。勞民困之。善人乃爲賊者無所告訴。冤氣衝天。凡爲善人。至今猶深痛心於當政也。有某李某某者。曾宅居於廣州市。因舉報所購公產之所爲。可以弋大利。忝出爲詞。稍有可議口者。則爲難繼而罪之。又大利合其徒類。倚官爲助。冀冀或投所購公產。其不誦者亦爲之。孤寡貧賤之人。被其毒者不可勝數。曾某某者。皆推金四十萬。各營家之爲致禍大街。連屋爲居。屋額宏敞。梁某某不某年。年約四十歲。然自知以不誦之爲致贈足。今非其時。而梁某某死。可以娛我暮年。及去年。梁某某以痔病死。痔病不能死。人不能死。於是某某死狀之慘。聞未所聞。凡呻吟三日乃絕。其妻子女各關心搜遺賫。故不恤也。而李某以今年卒。其事尤奇。李某死之時。但有一妻一女。無有他家族時。姑婦啜粥不能食。但能飲牛乳。病半歲不愈。妻與女皆憐視之。及死之前一日。其女先與輕薄少年許氏爲姦。日從許氏出爲嫖娼。及是許氏子謀奪五千金不遂。銳言永絕婚好。出外自謀生。女用大慟。連母與爲義曲曲直于市酒家。自年亥至亥不得休。其出也匆匆。欲以牛乳進李某某。李某及中飢甚。瘠如瘠。因爲積不能言。及夜益甚。欲求手詠意於司炊婦。手已無力。但能仰臥以目睨婦。而可炊婦備受大感。不解其意。懼其發。固不知婦主人與女何往。遂出跡之。至戌不得遇。懼而歸。而李某甚。義始苦飢。恨惡於心與身。至死猶有不知。則已死矣。及夜死。其妻與女歸。見狀若無所異者。則召許氏來求助。母女相喜。病今死。五千金可自我操之。不必許氏子絕我矣。喪未五旬。遂殯之。而醉醺醺爲婚。子友李君啓芬。昨自廣州來談。許氏子今夏四月。席奉李氏女之資以逃。先以計謀取其屋。李氏女今已貧。聞已流爲傭傭。其母則不知如是之慘。子聞之大譴。乃歎爲高良女不可愛。不然。梁某某何以慘死如其之慘。然逝者已矣。孫科今猶因故官南京。予其洗淨雙目以觀其後矣。

國史傳 粵派大師黃飛鴻別傳

二卷二

吾今再從技擊爲言。凡置身斯道者。誰不備有一旦二日三工夫之俗語焉。所謂龍者何。乃不動心而已。心既不動。自能脫死生驚怖之境。雖泰山倒吾面。東海傾吾背。而吾心處之。泰然無所動。此技擊術中之所以有胆也。致於力。力者與技擊甚密切。習技者當以此爲最務。能精不可求速達。求速達者。則百害叢生。蓋人之力。本生於氣。氣乃生於血。血強而後氣強。氣強而後力強。力壯而後筋骨剛健。肌肉充實。此爲一定不虛之道也。夫力有虛實充實之分。沈實者爲上乘。虛浮者爲下乘。未明

子卯寢久矣。乞毋容賜示。以慰伯順乎。飛鴻笑謂預填之事。烏由爲此語。立出其聯示之。重民披閱之下。色澤。而飛鴻猶未知之。絃綰言之佳語甚覺重民耳。重民不辭謝。因叩其點何在。飛鴻指而語之。言聯中之寶漆滾滾。芝花還上林句。其佳點是能字裏行間。語吾潘紫芝林二字於黑內。未已。重民忽以手拍案上陳黑視。黑還聯聯內所書芝花遍上林之句。飛鴻搶救不及。立詰其何故以墨塗污是聯重民色然曰。師無爲是聯所累。致辱

漢瓶詞記

(三)

老

賢實踐於指諸。致力之一道。豈容易談哉。此亦爲技藝術中不可緩頰也。至於所謂工夫。工夫者乎巧法之謂。益難言矣。惟手法入門之始。務以專恒爲主。專恒則雜念不生。久久自能熟極生巧。而進於妙妙之境。啟手法亦爲技藝術中至重觀也。吾今便所傳諸於子。汝亦可以窺見一斑矣。黃史久從宿舊黃樂談讀書。其智慧較不審者爲高。於是嘉嘉飛鴻之言。參爲之爲難。而飛鴻亦喜曉子。猶能認此弟子也。既其相治。則無事以爲談。一日。重民聯於飛鴻曰。夙聞師所講甚富。中有一聯。尤膾炙人口。咸謂是聯書作佳佳。出自於佐發家手者。錄筆爲翰院中人。其才華弟

黑面人者。諱名黑面大王。爲廣州大南太守。黑面大王往從之。劉固不識。乃劉劉往梧州訪之。候其載居岸後。方趨。日。果有人來與接洽。約送叛。也。梧州知府得來。悉其意。悉其意。發見一地窖。收藏古器甚夥。皆南學。以兵數十守盜窟。盜窟乃糾衆。切近黑面大王。思得之而甘心。糾衆。盜窟從從而遁去。至河干。見一客。始悟爲盜舟。轉身欲返。而已爲季盜所執。則盜來愈衆。舟小人多。遂爲獨大。猶能於水中與盜奮鬪。終之不敵。諸佐仇敵。徧爲生擒。疏可令其幾獲矣。

小說 拾仁等人類社會圖見記

北郭中之離奇虜

1

於是阿芬便以四百金度於阿青。然後歸其女醫學樓而麥氏女。麥氏女雖不病而愈期而歸。見其形神恍惚若癡大率者。稍奮疑於心。然二不言。夜但阿芬往觀電影。阿芬遂聞其便為鄭仙誕。幸得往白雲山一游。麥氏女曰。我亦久欲往白雲電影一游。故今聞白雲山一無盜賊可虞。得往白雲山一游。然。麥氏女曰。雖然。然不得。五人者以往。我猶以為未可也。阿芬曰。然。遠不復語此事。而阿芬中心竊喜。麥氏女必得嘗以時海熱。校之持事人。為自便使歸。學生。年後不復上學。故關氏女女同出欲冰食銀飾者。麥氏女可之。同出詣市肆飲食。識其甚歡。麥氏女既知鄭仙誕。連李氏女以愛於倪氏子。麥氏女今為處女也。處女眼見其所習之人為婿悅。即入目生心。驚然自出謀與為婦。開居師姑。必染其毒為其誘。寄為諸婦。而不實其義之。意倪氏子以誤。視二人者。師姑為媒。學其女其故事。永其詞之。皆為媒。又曰。將以何時結婚也。美卿與李氏女聞之大驚。然固喜其詞之。皆為媒。女逢痛呼且笑。因相嬉笑。頃之。美卿將往游白雲山賀鄭仙誕。倪先生同往。以往。以兵為誰也。白雲山良可游觀者。茲不可失。聞麥氏女聞往。而問其往。氏女既以茲舉可債素願。又欲移見美卿等所為以娛其目。許諾同往。不問其往。更有何人。美卿曰。無有他人也。麥氏女曰。此尤佳。多人以往。游人口舌也。美卿曰。然。遂決及期以哺食前自校中寄宿舍而出。美卿與李氏女來約麥氏女。陳參謀之命。連諾不已。私祝其四日早臨。然猶恐美卿與李氏女不願。因致其妻其家人。荷不得命以往。則功敗於將成。而不知李氏女昔最能飾詞。以不其母。而美卿今則行動可以自由。雖如此。美卿性。維今身游於郊外。郊。氏女言校中持事人今實空一校之女往為游。有軍隊保護者。衆皆往。不能往。不必治且安。不飾詞以欺李氏女之母。母或為不。且尤不宜明布底裏也。因致李氏女之母途信不疑。明日。美卿遂以電話報倪氏子。倪氏子大喜。過告黃剛與陳參謀。三人者相祝加為大喜。久久不知為言。頃之。陳參謀乃言曰。我夜為鄭仙仙同安可無有飲食以飲者。鄭仙仙同安不可得飲食。宜備以往。倘也以往。鄭仙仙大笑曰。若何甚也。能仁寺與鄭仙仙相距過。不可不使軍長為道主人。且彼固樂為此事等。雖然。然先告之。皆備之。然惟收攔於思矣。於是陳參謀親馳能仁寺而與軍長。軍長自喜於能仁寺。其於女色。常為僧人。則雖。不自意乃得女子來深我幕中之榻。難於我無與。聊快耳目。乃勝於無。安知不以此茲故能人女子於我。大喜許謀為道主人。惟曰。鄭仙仙祠地不多。宜擇地自便。禁禁他人有之。遂偕陳參謀過鄭仙仙祠地。地前臨鑿石光滑可坐。有桐橫架如梁。可不與他人雜處。茲惟宜。即招祠之人來告試之。曰。鄭仙日。不得以茲地與人坐臥也。祠之人曰。敬奉命。軍長乃與陳參謀同歸。越一日便為鄭仙誕日。今陳參謀不潔。有辱諸諸女子。宜修潔之。陳參謀使。軍長立督兵士大為洗滌。潔不。有辱諸諸女子。明日午。斥使兵士下山赴市飲食之物。及斥金使貨。齊來無。而軍長實自下山。使兵士三十人。出列山路之旁。觀瞻人。急中。猶不見陳參謀等。軍長二。使兵士十人。出列山路之高觀望。久良久。乃見兵士六人。擁陳參謀等登山。兵士先行。四女子為次。陳參謀黃剛官俱副官。又次之。兵士四人為殿。則大驚。俟於路旁。行遇相見。皆為握手立止。歡談。談頃之。俱前登山。其行次猶如始之時也。

以挽師譽。師力稱其佳。弟子則目之為最劣。是聯所書。上句尚無不可。而下句則充滿奴顏叩頭遜性。凡稱其血性者。莫不以此為奇。為何人。乃長白山下之紫藤賊而已。師知以是聯為佳。胡不大書思恩浩大。國恩家慶等句。則較賊之花逼上林之句尤救。弟子與師同為神明之。焉可應此有奴性之聯者。弟子今為師痛言。於是力舉滿清入關時。所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及廣東十八軍。屠戮至謝恩里刀始入箱等事。飛沿陳述。揭穿切膚。若其恨滿人者。飛滔惡言語招禍。愈亂以他語。言汝既不

會。曾恩於紫娘之父。及紫娘之父往任雲。前開關氏失報事。黑面大王偵知大驚。亦賞居其相。乃釋此獄。賞銀一百兩。重價不派兵圍捕。而蓋已聞風遠竄。搜盜窟。續捕官家中物。價值不下數十萬。一時未。時。燭燭香以達守兵。復奪古器而逃。極攻其黑面。黑面大王知衆寡不敵。不敢與戰。附不得行。黑面大王遂與盜。盜奪。奪古器。遂沒於水。黑面大王素拙見水。乃縱之。時已派至湖湖。盜得將黑。乃縱之。盜得時。則盜者指為不。而仇

滿是聯而塗之以墨。汝之才必必有勝者。汝可書一聯以校而。猶勝以空。詳判誰為優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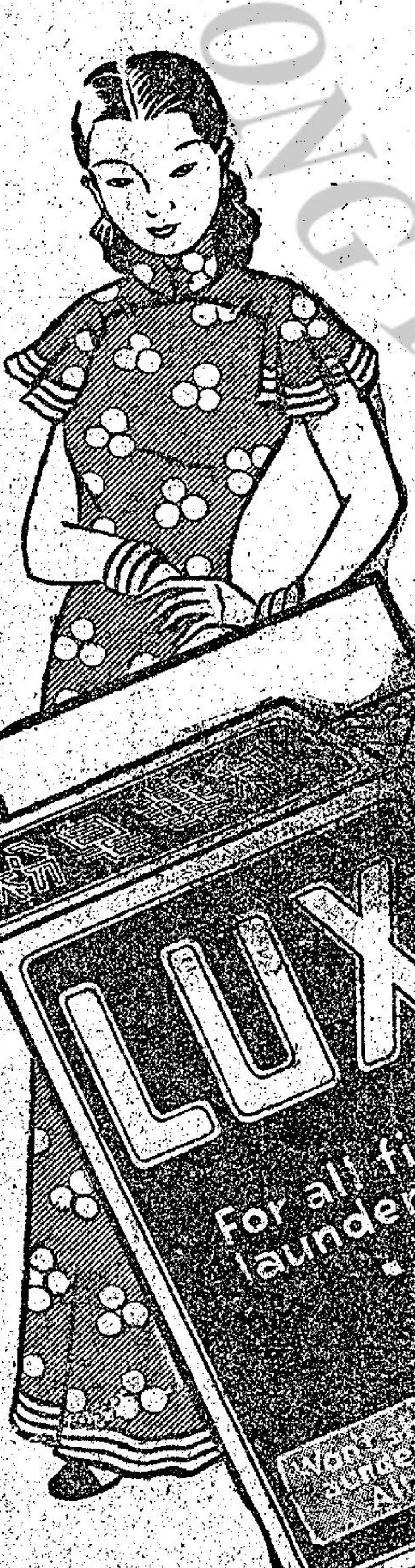
名字解頤錄 羽廬

避書錄話。有宗室名宗漢者。自惡人其其名。謂漢子曰兵士。最喜當然。其俱。其子諱漢者。宣中大臣。其人召供俱十八阿羅兵士。大保請其教點兵士書。都下聞然。傳以為笑。宋史元運傳。達初名守。太宗居晉時。達求見。得持紙下。皆待太宗習圖。命之射。達四發不中。已而中。上嘉為更其名曰達。

道山清話。一長老在歇歇公署上。見一小兒。有小名僧者。戲謂公曰。家小兒。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要易長育。往往以賊名為小兒名。狗羊大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

癩瘋子。李方叔初名芳。從東遊。東曰。乃薛中無公名。獨左傳曰。服有乎。乃供其無。故後人以食為多。又周鼎負其。亦書治。乃牛鼻。獨玉猶有此字。非五經不可用。宜名曰若。有脚之。今作無頭之。曰。若。若以玉。方叔倉卒乎。多以為。終身以恨。按子無孤子。以應錢。元豐中。按上。夢事。見御前。一。金。書。意。因。改。名。書。明。年。御。唱。進。士。第。南。劉。黃。裳。為。下。第。一。

粉皂藥利



黎明女士所穿之綢襖袍。雖似新製。實水之次。日並非交生衣作生。彼自洗之訣無他。祇用利華皂粉洗絲綢衣服也。

每匣祇售大洋一角

治氣滯血凝石脈
最爲安全可靠

利華皂粉。潔白純淨。且有香味。不含鹼質。洗絲綢
靠。洗時不必搓擦。污垢自除。凡入水不退之絲織品
可洗濯。擔保不縮不毛。經久光潔。
小盒利華皂粉。係新出品。盒之大小如左。定價特廉
盒祇售大洋一角。在皂粉中實為最經濟之品。

利華皂粉用

冷水半面盆。使溫。多攪動使起濃泡。將衣浸入。用手翻弄數次。不必搓擦。污垢自除。于是在清水中漂洗三次。擠水乾。切勿烘晒。將乾時必用溫熨斗燙平。色衣物如入水不退色者。可用利華皂粉洗濯。洗時須快。

英商利華皂粉有限公司
(上海中國肥皂有限公司製造)

每匣大洋一角

理代總行藥屏南號叁零壹街樂永港香還送銀原效無濁止痛止刻立射注經一帶白 白治喘水藥毒消輔波新隻宴國

